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輯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編

綫裝書局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輯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綫裝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北京: 綫裝書局, 2001. 9
ISBN 7—80106—125—X

I. 宋... II. 四... III. 文化史—研究—中國—宋代 IV. K224.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55113 號

書 名: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輯)

著作責任者: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責任編輯: 任夢強

特約編輯: 郭 齊

封面設計: 尹 波

標準書號: ISBN 7—80106—125—X/G·39

出版者: 綫裝書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陽區春秀路太平莊 10 號 100027

排版者: 四川文瀾電子出版制作中心

印刷者: 四川省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中心彩印廠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大 32 開本 16 印張 40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定 價: 52.00 圓

目 錄

蘇軾逝世九百周年祭·····	曾棗莊 (1)
“敗亦可喜”與“意釣忘魚”	
——蘇軾作品中的棋與漁·····	(日本) 池澤滋子 (9)
三蘇與諸葛亮 ·····	(日本) 伊藤晋太郎 (29)
三蘇全書叙錄·····	曾棗莊 舒大剛等 (43)
歷代蘇軾年譜、詞集蘇詞一覽表·····	(日本) 保田佳昭 (125)
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前言 ·····	刁忠民 (163)
宋朝官方圖書機構考述 (下) ·····	郭聲波 (173)
試論宋代添差官的資序與差注程序 ·····	李勇先 (197)
宋真宗對遼戰爭考之三:	
——望都之戰 ·····	王曉波 (210)
後周世宗是否崇道辨析 ·····	張 箭 (220)
宋代的文字學 ·····	李文澤 (235)
論北宋學者對漢唐經學的重新審視 ·····	楊世文 (255)
二程對“仁”的解析和定義 ·····	黃錦君 (269)
朱熹讀書法在學生閱讀能力培養方面的借鑒意義	
·····	郭 齊 (275)

《黃庭堅全集》前言	劉 琳 (281)
《溫叟詩話》考	吳洪澤 (296)
中華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朝校勘補正	王智勇 (302)
《輿地廣記》成書時間考	王小紅 (305)
宋僧著述考（二）	李國玲 (311)
王安石禮學思想述略	曹清華 (328)
劉敞之生平與學術	張尚英 (339)
清江孔氏著述考	李春梅 (356)
我和戰國史研究	繆文遠 (371)
1998 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	王蓉貴 (389)
日本宋史研究文獻目錄（1982～1997）	
（日本）加藤昌 福井信昭 安田純也 山口智哉編	
吳洪澤 王小紅譯	(456)
補白	
誰最早疑《儒行》	楊世文 (254)
北宋天禧年間頒賜“金寶牌”小考	毛麗姪 (274)
《宋會要輯稿·蕃夷五》連環錯簡乙正一則	郭聲波 (310)
《集韻》成書年代小考	黃錦君 (455)
書訊	
(42) (162) (196) (234) (338) (370) (388)	

蘇軾逝世九百周年祭

曾棗莊

今年是蘇軾逝世九百周年。爲了紀念蘇軾逝世九百周年，我約請美、日、韓、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一些朋友共同撰寫了一部《蘇軾研究史》。我在此書的前言中說，任何名世的文學家幾乎都是悲劇人物，任何傳世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悲劇作品，蘇軾也不例外。我研究蘇軾，常常爲他的偉大抱負及他爲實現自己的抱負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所感動，也常常爲他的理想無法實現而哀嘆。蘇軾從小“奮厲有當世志”（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但他從仕四十年，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以至他在臨死前發出了“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沉痛哀嘆。他一生都想“致君堯舜”（《水調歌頭·中秋懷子由》），而他歷仕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帝，真可謂一蟹不如一蟹，最後竟“致”出了宋徽宗這樣的昏君、亡國之君，在他死後二十七年，北宋就滅亡了。可悲的現實和不幸的經歷是對他“致君堯舜”的美妙理想的無情諷刺。

但我還要補充說，蘇軾又是最幸運的，而且正是他的不幸成就了他的大幸。蘇軾一生的最大不幸無非是三次貶官，特別是烏臺詩案與黃州之貶。但正是貶官黃州時所作的《念奴嬌·赤壁懷

古》和前後《赤壁賦》，使他生前死後都享盡尊榮。在數以千計的歌頌赤壁的詩詞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歌頌東坡赤壁。元、明、清有關蘇軾的戲劇近三十種，約有三分之一都是以蘇軾貶官黃州為題材，如《蘇子瞻風雪貶黃州》、《蘇子瞻醉寫〈赤壁賦〉》（元費唐臣）、《赤壁記》（明黃瀾）、《赤壁游》（明許時泉）、《游赤壁》（清車江英）等等。歷代的書法家也以臨摹或重書蘇軾的《赤壁賦》、《黃州寒食帖》為樂事，歷代的畫家如元代的趙孟頫、明代的唐寅、仇英都畫有東坡游赤壁圖。正如元人張之翰《赤壁圖》詩所說：“一時謫向黃州去，四海傳為《赤壁圖》。爭得謝墩方罷相，有人曾畫半山無？”又云：“戰艦煙消幾百年，江山風月屬坡仙。玉堂果有容公處，二賦何由世上傳？”確實如此，朝廷若有蘇軾容身之地，今天我們也許就讀不到前後《赤壁賦》了。

李之儀《東坡先生贊》云：“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這篇贊詞，正好概括了蘇軾一生的不幸成就了他的大幸。

蘇軾一生雖屢遭貶責，其作品雖被嚴加禁毀，却仍獲得廣泛流傳。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蘇軾生前著述編刻情況考略》，列舉他們自己和同時代人刊刻的各種蘇軾集子多達十餘種，計有三蘇父子合著的《南行集》、蘇軾兄弟合著的《岐梁唱和詩集》、王詵編的《錢塘集》（後來成為烏臺詩案的主要罪證）、陳師仲重編的《錢塘集》以及他所編的《超然集》、《黃樓集》、陳慥刊刻的《蘇尚書詩集》、熙寧末年行世的《眉山集》、《汝陰唱和集》、京師印本《東坡集》、劉沔編錄的蘇軾詩文集 20 卷（可能就是《東坡後集》20 卷的基礎）、契丹刊刻的《大蘇小集》等等。徐恢《月臺集·蒙劉元中沔數示東坡詩》（《永樂大典》卷八九九）云：“思無邪公（即蘇軾）天所贊，汨汨詞源倒河漢。一篇新出

紙爲貴，萬國爭傳金可換。”“一篇新出”就“萬國爭傳”，充分說明了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感人的藝術魅力，從而贏得了大量讀者。此所謂“光時顯被”。

蘇軾作品，在他生前就不僅在漢民族地區流傳，而且也在少數民族地區流傳；不僅在中國境內流傳，而且已傳到國外。“誰將家集過幽都”，蘇軾生前，三蘇著述已在遼國廣泛流傳。元祐四年（1089）冬，蘇轍出使契丹，契丹臣僚對三蘇文字均能道其委曲，蘇軾《眉山集》已流傳契丹境內，并自刊有《大蘇小集》。蘇軾生前，其作品已開始傳入日、韓，秦觀在《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淮海集》卷3，一作孫覺詩）中說：“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鷄林。”所謂“穎士聲名動倭國”，是作爲咏“子瞻使高麗”的襯筆，還是實錄，現在已難確定，但極可能是實錄，只是現在還沒有其他文字資料爲佐證。今見于文字記載的，始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日本入宋僧辨圓（聖一國師）從中國帶回圖書數千卷，藏于京都東福寺普門院，其中就有《東坡詞》二冊、《東坡長短句》一冊。“樂天辭筆過鷄林”則肯定是實錄，蘇軾生前，韓國人就知道蘇軾的文名，并有人以“軾”、“轍”爲自己的兒子命名。明清兩代，日、韓研究蘇軾者更多，四位日本僧人曾對蘇詩進行注釋，即現在流存的《四河入海》。日本還有壽蘇會，每逢蘇軾誕辰都開會紀念。韓國文人更沉醉于蘇軾的赤壁風流——“擬把漢江當赤壁”，留下了大量詩篇。李荇詩云：“蘇仙千載後，勝事略相當。風雨催詩興，江山發酒狂。百年寧更在，此日可能忘？十月應清絕，重携自雪堂。”近百年來，歐、美也開始出現蘇軾的愛好者和研究者，特別是林語堂先生以英文出版《蘇東坡傳》以後。此所謂“外薄四國”。

“身行萬里半天下”（《龜山》），蘇軾一生，南北東西，確實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凡其生活、仕宦、貶謫、安息過的地方，如

四川眉山的東坡故居、陝西鳳翔的東湖、杭州西湖的蘇堤、山東諸城的超然臺、江蘇徐州的燕子樓、湖北黃岡的東坡赤壁、河北定州的雪浪石、廣東惠州的白鶴峰、海南儋縣的東坡書院、河南鄭縣的三蘇墳，幾乎都成了後人追懷憑弔的名勝古迹。甚至一些偶爾經行之地，當地人也引以為榮。如元豐七年（1084）蘇軾自黃州貶所移汝州貶所，去筠州看望蘇轍，途經興國，當地士人李仲覽即築懷坡閣于里社旁。後經南宋王十朋、林仁厚、直至元到元三年（1343）的夏日孜，都曾重建。許有壬《懷坡樓記》（《至正集》卷三六）感慨道：“昔公泣止纔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物均淑于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并聞于天下，不泯于後世。則黃五年，惠、儋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賁，至于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昌于天下，屈其今而信于後世者，其益信矣。”甚至連統治者視作盜賊的人亦知敬重蘇軾遺迹。紹興二年（1132）冬，虔州謝達攻惠州，縱其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觀故居，祭奠而去。紹興三年（1133）冬，黎盛攻潮州，焚民居，毀其城。黎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知是蘇內翰藏圖書處，即麾兵救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一、卷七一）。在所有的蘇軾遺迹中，當然還是以他的故鄉眉山為最重要。清人張問陶作有一首《眉州》詩，對蘇軾稱頌備至。認為蘇軾勝過宋代其他文士：“長公實忠孝，筆墨乃遊戲。宋時多拘儒，惟公有生氣。”認為蘇軾勝過歷代蜀中文士：“鄉人自昔誇漢京（指西漢），我今一笑皆平平。子雲、相如文士耳，安敢與公爭大名。”張問陶也很通脫，他並不認為眉州就勝過其他各地的蘇軾遺迹：“因公愛眉州，便覺眉州好。公之靈光滿天地，眉州也是泥鴻爪。”他認為蘇公之偉大不是任何題壁文字所能表達的：“君不見城西紗縠行，舊居改作新祠堂。行人題壁多于草，執此求公公轉小。”張問陶此詩，集中表現了歷代各地對蘇軾的“載瞻載

仰”。

至于蘇軾成爲“百世之師”，實際從他生前就已開始了，“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就是明證。南宋王朝把北宋滅亡歸罪于王安石變法，故對反王安石變的蘇軾特別推崇。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稱其“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至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由于朝廷的推崇，在南宋形成了蘇軾研究熱。南宋人所撰各種蘇軾年譜不下十種，現在存世的也還有四種之多，是本朝人編纂本朝人年譜最多的。從北宋末、南宋初起，編刻、注釋蘇軾作品成風。明刻《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首有一序，從語氣看，似爲原編者所作，而非明刻重編者所爲，所列蘇軾集有《南行集》、《坡梁集》、《錢塘集》、《超然集》、《黃樓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黃岡小集》、《仇池集》、《毗陵集》、《蘭臺集》、《真一集》、《岷精集》、《挾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東坡前集》、《後集》、《東坡備成集》、《類聚東坡集》、《東坡大全集》、《東坡遺編》，多達二十四種。蘇軾去世後，注蘇詩的人很多，號稱百家注，流傳至今的既有分類注，即舊題王十朋的《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又有編年注，即施元之、顧禧、施元之子施宿的《注東坡先生詩》。南宋蘇詞的單刻本和注本也很多，就現在所知，不下六種，即一卷本《蘇軾詞》、二卷本《東坡詞》、曾慥輯的《東坡先生長短句》2卷、《拾遺》1卷、“張賓老所編并載于蜀本”的《東坡詞》（見黃丕烈士禮居舊藏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東坡拾遺詞》所附曾慥跋）、傅幹《注坡詞》12卷、顧禧《補注東坡長短句》。蘇文也出現了選注本，即郎晔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60卷。本朝人刊刻、注釋本朝人著述之多，蘇軾恐怕也堪稱第一。

遼、金、元作爲文化相對落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十分注意向漢文化學習。金、元初期文壇吸收了大量由宋入金、入元的

文人，他們自然會把自己對蘇軾詩文的愛好帶入金、元；而蘇軾豪放不羈的詩詞文風格，更易為粗獷的北方少數民族所接受。錢謙益《題中州集鈔》（《牧齋初學集》卷八三）云：“自靖康之難，中國文章載籍，捆載入金源，一時豪俊，遂得所師承，咸知規摹兩蘇。”金世宗時曾詔國子監刊行蘇軾奏議，清人周壽昌在《思益堂日札》（《申報館叢書》餘集）卷五中感嘆道：“世宗為金朝有道之主，值宋孝宗臨朝，東坡文忠之謚、太師之贈，皆出自孝宗，而奏議復刊行于敵國，亦一時奇遇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云：“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金人元好問編有《東坡樂府集選》，是就金人孫鎮《東坡樂府注》精選的。元延祐七年庚申（1320）葉曾雲間南阜草堂刊刻《東坡樂府》2卷，是今存東坡詞集的最早刻本，是元人對蘇詞的最大貢獻。元代對蘇軾詩文作過系統深入研究的，應算方回，他編有《瀛奎律髓》，此書雖標舉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但對蘇詩評價也很高。其次是劉壎，他著有《隱居通議》，如果說方回的《瀛奎律髓》僅評及蘇詩，那麼《隱居通議》則對蘇軾詩文都有評論，正可補《瀛奎律髓》所缺。

受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思潮的影響，明人不重視宋代文學，但與“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雨村詩話》卷下）的清人李調元一樣，明人對蘇軾的喜愛也不亞于任何一代。對蘇軾的深入研究，雖不足以與前之南宋、後之清代媲美，但對蘇作品的輯佚仍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明人茅維所刻《宋蘇文忠公全集》所收蘇文就超過其他蘇文刊本，以至中華書局整理出版《蘇軾文集》特以之為底本。明代評點派盛行，出版過不少蘇軾詩文的選評本，有利于蘇軾詩文的普及。

清代是蘇軾研究的高峰，更是蘇詩研究的高峰。蘇詩注，不僅整理出版了歷代廣泛流傳的《王注》，即朱從延《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整理出版了不絕如縷的施、顧注蘇

詩，即邵長蘅等補注的《施顧注蘇詩》；而且清人自己注釋蘇詩成風，先後有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翁方綱《蘇詩補注》、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等。查慎行還有《初白庵詩評》，含蘇詩評。汪師韓的《蘇詩選評箋釋》、趙克宜的《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都是選評箋釋蘇詩的專著。特別是紀昀的《評蘇文忠公詩》，幾乎盡評蘇詩，被人喻為“度人金針”（梁章鉅《退庵隨筆》）。清代的大量詩話、詞話、曲話、賦話、四六話，對蘇軾的詩、詞、文都有很多精采的評論。蘇軾生平研究，出現了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總案》，這實際是一部詳盡的蘇軾年譜，南宋以後，對蘇軾生平的研究從未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

20世紀的前五十年戰亂頻仍；後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又政治運動不斷，禁忌很多，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蘇軾被扣上了反動派、頑固派、投機派等等帽子，蘇軾研究幾乎完全處於停頓狀態。但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只不過是歷史的一瞬，根本改變不了世人對蘇軾的“載瞻載仰”，改變不了蘇軾“百世之師”的崇高歷史地位。特別是最近二十年，蘇軾研究又全面復興，取得了可與清人媲美的成就。全國蘇軾學會已成立二十一年，時間之長，聯繫國內外蘇軾研究者之多，恐怕蘇軾逝世九百年來也應居最吧。中華書局相繼出版了《蘇軾詩集》、《蘇軾文集》，對蘇軾詩文進行了全面的輯佚整理。歷代有很多人注蘇詩，但卻沒有人注蘇詞，只有一部宋人傅幹的《注坡詞》在很小的範圍內以手抄本流傳。本世紀却相繼出現了朱祖謀、龍榆生、曹樹銘、鄭向恒、唐玲玲、薛瑞生等多家蘇詞全集注。傅幹的《注坡詞》，也出現了劉尚榮先生的整理本。蘇軾生平的研究，近年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這就是王水照先生整理出版的《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和孔凡禮先生的新著《蘇軾年譜》。有關蘇軾的研究性專著、論文，最近二十年尤多。

蘇軾在《隆中》詩中說：“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這裡想借《隆中》詩中的語句，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蘇軾來到世上，也能“千年愛未衰”呢？原因自然很多，例如蘇軾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各個文學藝術領域的創造性貢獻等等，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蘇軾一生的高風亮節，贏得了人們的無限景仰。他一生為國為民，把個人禍福完全置之度外：“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與李公擇》）正因為他把個人禍福早已置之度外，故任何逆境他都能處之泰然：“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首《定風波》詞生動反映了蘇軾一生的曠達情懷和大無畏的精神。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從多種角度勾勒蘇軾，但仍然認為“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他只好說：“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這恐怕也最能概括為什麼對蘇軾“千年愛未衰”的原因吧！

“敗亦可喜”與“意釣忘魚”

——蘇軾作品中的棋與漁

(日本) 池澤滋子

—

蘇軾曾說：“世有作詩如弈棋，弈棋如飲酒，飲酒乃大戒之語。僕於棋、酒二事俱不能也。”（《蘇軾詩集》卷三六《次韵錢穆父會飲》自注）同詩王注引《遜齋閒覽》云：“子瞻嘗自審，平生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蘇軾真的不會下棋嗎？蘇軾的友人文同寫過一首《子平棋負茶墨小章督之》（《文同全集編年校注》卷三，巴蜀書社，1999年），詩云：

睡憶建茶斟潏灩，畫思兗墨潏淋瀝。

可憐二物俱無有，記得南堂棋勝時。

“建茶”指建州建安所產的建溪茶，宋時為貢品。“兗墨”指兗州所產的墨。這說明蘇軾和文同曾對局，因輸了茶墨，文同寫此詩，一方面催促，一方面懷念曾跟朋友度過的快樂日子。從此

詩來看，蘇軾的棋藝不太精，因此常輸棋。但是，蘇軾還是喜歡下棋、看棋，寫下了不少涉及棋的詩、詞、文。比如：

谷鳥驚棋聲，山蜂識酒香。（《蘇軾詩集》卷六《次韵子由綠筠亭》）

晚照餘喬木，前村起夕煙。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蘇軾詩集》卷四八《晚游城西開善院浮舟暮歸二首》其一）

碧紗窗下水沉煙，棋聲驚晝眠。（《東坡樂府箋》卷三《阮郎歸》）

筆者曾寫《蘇軾與琴》一文^①，分析了蘇軾對古琴的看法。雖然蘇軾的琴藝也不太精，但是他博學多才，閱歷豐富，故深識琴機，在中國文人的傳統看法上^②，加進了自己獨特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本文擬以蘇軾的《觀棋》詩和《書李崑老棋》一文以及有關漁的作品為中心，分析蘇軾對“棋”和“漁”的看法，同時列舉其他北宋文人的詩文，介紹當時士大夫對圍棋和垂釣的隱逸情趣。

二

圍棋在中國出現很早，《論語·陽貨》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後漢班固的《弈旨》中已經有以棋局比擬天地的想法：

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分陰陽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上有天地之象，

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在六朝時代，圍棋已經成爲一種忘憂陶情、玄妙莫測的高雅的藝術活動。晉人蔡洪曾作《圍棋賦》云：“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味無聲，潛來若神。”《晉書》卷六二《祖納傳》云：“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顏氏家訓·雜藝》云：“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倦，則倘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世說新語·巧藝》：“王中郎以圍棋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還有一些六朝文人把圍棋做爲修身養生之具，下棋時悲喜不露，矯情鎮物。《晉書》卷七九《謝安傳》云：

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加安征討大督，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晉書》卷四九《阮籍傳》云：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晉書》卷四三《王其傳》云：

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

北宋初中期，圍棋在文人士大夫之間很盛行。《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八云：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于文館，日食秘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純厚，士大夫不喜道短長為風波，朝夕講弄文藝，賡唱詩什，或設酒棋以相娛。

北宋初期的文人石介（1005—1045）曾寫了一首《觀棋》（《全宋詩》卷二六九）詩云：

人皆稱善弈，伊我獨不能。
試坐觀勝敗，黑白何分明。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當時很多文人士大夫愛好圍棋，像石介那樣不精棋藝的文人反而很少。

在北宋初中期，很多文人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詠棋，注重對棋觀、棋理、棋趣的探討和尋求。其代表人物是王禹偁（954—1001）、范仲淹（989—1052）、邵雍（1011—1077）、歐陽修